

石头·骨头

刘笑伟

1937。那天夜晚,石桥上的石头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让天上血红的月亮都听到了这愤慨的声音
声音里,有银色的河水所传递的来自白山黑水的悲伤
一个屈辱的日子
漫透风化的石头
桥洞如巨大的伤口
所有闪耀的时辰,都在这里停摆
所有柔情的水,都在这里化作冰霜

这一天,五百零一头石狮子
钢铁也在暗自生长
当痛苦的呻吟成为怒吼
躯体内的血液
就开始燃烧成熊熊的火炬
当年轻的士兵,将最后的号角
插进焦土,一面面染血的旗帜
在那一天升起,照亮了每一个中国

铮铮作响的骨头
骨头的刻刀,在青铜深处刻下铭文:
“这些沉睡已久的,终将以光速觉醒
这些石头,终将开成人间遍种的自由花”



我一直觉得,泉州是从海水里长出来的城。
泉州古称“刺桐”,因满城刺桐花得名。春日里,火焰般的花儿灼于洛阳桥头,每片花瓣,似乎都镌刻着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荣耀。这抹永不褪色的刺桐红,已在闽南红砖上晕染千年。或许,这抹刺桐红,正是泉州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底色,让他们敢在八山一水的逼仄间扬帆出海。

记忆的潮水,将我带回初识泉州的时刻。那年,我从厦门被聘至泉州一家企业工作。鹭岛的咖啡香尚未散尽,安溪铁观音的茶气已氤氲舌尖。泉州以它的蔚蓝迎接了我。自小生长在漳浦海岛上,我,对这略带腥味的海风并不陌生。

未成想,这一驻足,便是近20年。

2007年,寒流汹涌袭来。那个冬天,办公室外的刺桐树在寒风里褪尽红叶,枝丫嶙峋刺向灰天的天空。我带领团队不停地奔走,殚精竭虑打磨产品,日均睡眠不足5个小时。当获批的开发贷款文件终于落在案头,我忽然望见窗外盛放的刺桐花——原来它也将积攒了一冬的力量,都酿成了满树的炽热。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信念,让我触摸到这座城的脉搏。而巷陌烟火,则让我彻底爱上她的灵魂。

西街是泉州的一条老街,也是这座城最生动的表情。南洋拱窗与闽南红砖厝比肩而立,楼下,裁缝铺的针脚声与奶茶店的啜饮声,交织成市井的回声。西街上,亚佛润饼皮薄如蝉翼,姜母鸭的热气在檐角飘荡。每每有朋友来泉州,我总要带他们去品尝。

泉州,一城烟火凝千年滋味。晨光里银丝缠绕的面线糊,街巷中软糯流香的满煎糕,盛夏透心凉的四果汤……舌尖百味,分明是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鲜活注脚。历史的沧桑

潮声漫过刺桐城

陈冬梅



我出生在皇城根下的景山后街,自幼便熟悉京城的名胜。然而,那座名扬中外的卢沟桥,却直到2015年,才得以进入我的视野。

那年初秋,在古都最迷人的日子里,我带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加拿大飞到中国,参加一系列重要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队伍中的几位加拿大人,皆为精挑细选的学者、作家、科研人员。他们都是白求恩医生的崇拜者,且每个人都怀着特殊的使命感。

加拿大老共产党员比尔·史密斯是社会活动家,他的父母是加拿大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在西班牙内战中,其父爱德华曾担任加拿大志愿军旅长,与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并肩作战。其母莉莲曾保留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白求恩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照片以及白求恩从晋察冀战场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件,动员她赴华参战。

在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这天,比尔·史密斯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里,把一批珍贵的中国革命历史文物捐献给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完成了父母长达76年的心愿。

丹尼斯·鲍克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在他2006年出版的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中,描述了在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华北山区造成的死亡和混乱中,白求恩撰写的一封令人心痛如绞的长信,信中剖析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

鲍克此行随我来华,希望参加“沿着白求恩足迹”的旅行活动,亲身体验他笔下这位英雄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玛格丽特·雷默博士与鲍克一样,同为作家,还是学术刊物的编辑。在京停留期间,他们参观了鲁迅文学院,对中国作家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极是艳羡。

戴罗尔·勃兰特教授这位著名

学者是我的同事。他在美国长大,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为了逃避越战,他于1967年移民加拿大,致力于文化精神领域的研究,担任《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宗教条目的编审。

勃兰特教授是这几位嘉宾中唯一之前到访过中国的人。2012年5月,他曾来山东参加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采访调研了中国各种宗教派别,制作用于海外教学的资料。

约翰·摩尔是队伍中唯一的医疗领域人士。他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韦仕敦大学任研究员。其专业领域是在心脏手术过程中采用图像引导的技术,把新型技术转换到临床医学应用中。

摩尔和同事们的最新发明成果是“模拟心脏”,拟用于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整套设备的商业价值是23000美元。摩尔这次来中国,特意携带了这套设备,捐赠给了北京协和医院。

各种捐赠活动完成后,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在外国人心目中,这处被称为“马可波罗桥”的景点堪称意义非凡,只因当初那位意大利旅行家曾通过这座石桥步入古都,留下了令人神往的描述。

桥的美丽绝伦映射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心血,自古有无数文字描述过,我不再赘言。代表团成员们纷纷踏上坑洼不平的石板,抚摸着桥栏上精美的雕刻,兴奋地高声喊叫,摆出各种姿势拍照。

我却驻足不前,留在了桥头,深恐我的足迹会加速岁月留痕的磨损。

极目远眺,我脑中浮现的,是1939年某天,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写给白求恩的一封信。

李彦

亲爱的白求恩医生:

和你会面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北平了。经数天跋涉,我终于抵达了这座美丽的东方古城。多么遗憾,你没能和我一起旅行啊,否则我可以做你的向导,陪伴你参观所有的名胜古迹。我敢保证,你对见到的一切,都会由衷地喜欢!

抵达北平次日,我便带着你交给了我的那张清单,去了莫里森大街(注:王府井大街)那家大药房。因为我所需要的量过大,所以店家拒绝出售给我任何药品。显而易见,日本人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严防任何医疗物资包括药品流出日本占领区,用于军事目的。我了解到,医疗物资必须有敌人官方的正式批准文件才允许出售。在零售店里,可以不用批准就买到少量药品。但我发现,如果完全依赖零售店这条渠道的话,我恐怕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买齐你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于是……

凯瑟琳进京时,会经过眼前这座桥吗?我痴痴地发呆,似乎看到了她驾着骡车驰过桥头的身影。

我从史料中了解到,白求恩大夫身处太行山两年,消息闭塞,深感孤独,曾十分渴望能去一趟北京。然而,直到他牺牲,这一愿望都未能实现。

沉思间,身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呼唤。勃兰特教授凑过来,主动为我拍下了一帧留影。

桥旁不远处,矗立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到白求恩医生在小庙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那张巨幅照片时,比尔·史密斯庄重地举起拳头,口中喃喃宣誓。

第二日清晨,一行人告别了京城。大巴下了京石高速,一路朝西,驰往太行山腹地。远方蔚蓝的

天幕上,突然闪现出一片形状奇特的山峰,似刀锋锯齿,直刺云天。无疑,那是狼牙山。

我匆匆走到车头,让导游把五壮士跳崖的故事讲给车上的外宾们听。导游杏目圆睁:“狼牙山?没听说过呀!”

我也惊讶:“看你刚才口若悬河地介绍了一大堆河北名胜,怎么竟连这个都不知道!”

见她红了面颊,我不再啰嗦了,拿出她手中的麦克风,指着窗外,用英文讲了狼牙山那段历史。话音刚落,比尔·史密斯就喊道:“谢谢你,彦!这才是我们想听的东西!”

步入晋察冀烈士陵园,看到镌刻在墓碑上的成千上万个名字时,一路谈笑风生的丹尼斯·鲍克沉默了,跟随大家,在白求恩衣冠冢前,一圈圈绕行,悼念那个不朽的英灵。

接着来到了葛公村,在那个简陋粗糙至极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小院里浏览时,约翰·摩尔问,白求恩如何解决他的卫浴需求呢?

导游指指角落里那个茅棚。进去看过,出来时,人人都变了神色。

“彦,假如没有坚定崇高的信念,一个西方人,是很难在这种地方生活的。哪怕仅仅是几天!”玛格丽特·雷默对我感叹。

暮色中,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走到路边,与代表团挥手道别。大家给孩子们的胸前都别上了一枚白求恩纪念章。

回到加拿大后不久,我与勃兰特教授商议,编辑出版了一本英语合集《重读白求恩》。10位加拿大与中国学者,从诗歌、散文到学术研究,为人类共同的追求,阐述了真诚的心声。

正如天津作家任英康所说,“白求恩长垂青史的殊荣,如蓝天辽阔,海洋浩瀚……许多年来,白求恩始终不曾离开我们。”

金台随感

称呼,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曾几何时,招呼人无须刻意措辞,一声“同志”便可,听者坦然、舒泰。后来,经济发展、文化多元,称呼也花样百出,“先生”“小姐”“老板”满天飞,开头尚觉新鲜,久之不免腻味,尤其是“小姐”这一称呼,常给人轻薄之感。如今,“小姐”似乎被“美女”取代,后者也逐渐失掉了赞美之意,变成了泛称。

称呼自有其潮流,随时代而动。譬如“同志”,在民风淳朴的年头,人们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都讲究人人平等,因而“同志”这种一视同仁的称呼也被长久使用,且“同志”也有志同道合之感。再如“师傅”,使用的时间也不短,于我个人而言倍觉亲切。我年轻时在机务段当过3年机车钳工学徒工,满师后又独立干了一年左右车辆修理活计。当时,早我几天入行的师兄师姐,我见了一律都得叫“师傅”。在技术为先的机车维修一线,学艺是头等大事,称呼关乎传道授业的礼仪,自然马虎不得。“师傅”之谓,是对有一技之长劳动者的尊称,也是对德厚者的敬重。几十年之后,虽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已远去,但是这声“师傅”,我沿用至今。我想,只要对方形容不轻慢,精神不委靡,不论老少,皆可尊称一声“师傅”。

而另一个耳熟能详的称呼——“老师”,则有些叫滥了。为人师表者本应具备的德与能不具备,叫与被叫,却一方习以为常,一方心安理得。“老师”和“先生”,作为称谓,我认为还是应该有门槛的,否则难免有言语贿赂之嫌。此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乏称兄道弟者,此遗风或许是为了突出江湖义气吧。

虽然称呼各种各样,但人们心中还是有杆秤。譬如遇事找警察,这时人们一般定要叫一声“同志”,不会唐突称什么“帅哥”“美女”。由此而知,情急之下,人们的基本共识还在:矫情使人尴尬,虚假令人讨厌,唯有实在、得体才受欢迎。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杂文,议论体制内的称呼问题。称呼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有的官员嫌称呼真实职位不够威风,见风使舵者便投机所好,“头儿”“老大”“老板”叫得脆响。旁人冷不丁闻之,还以为是到了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商场呢?叫者或是随口,或是别有用心,被叫者则欣然接受,就像抽上瘾,渐渐地就难以戒掉。其危害性初时不明显,久之则会滋生居高临下的畸形心态,什么“公仆”,什么“为人民服务”,都逐渐忘却,取而代之的,许是刚愎自用,甚或胡作非为。你瞧,称呼中糖衣炮弹的威力,不可不防呀!

有关称呼,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那是我原先插过队的地方,一位在公社工作近十载的干部将调往别处,乡里有位擅长词章的田舍翁,代表乡亲作诗送别。这位干部曾任公社党委秘书,自排官气、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且为人公正廉洁,为大伙儿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乡亲们平日只称一声“陈秘书”,朴实、直白。陈秘书离任之日乡亲赋句赠别,足见寻常称呼才包含深厚的情感,称呼越是直白,感情越是亲近。

称呼既关乎交往中的礼仪,也关乎社会风气的诚实或轻浮。近年来有不少声音呼吁“同志”称呼重归主流,这也是社会风气重归淳朴的表现,我举双手欢迎。称呼中的真情实感,值得追求、颂扬。

竿子打不着。细看图片和文字,原来“拐弯抹角”的说的不是庄台人的性格特征,而是庄台上两桩颇有意味的物事。

“拐弯”说的是棵树。人工堆垒的庄台上,面积狭小,房屋一间挨着一间,少有种树养花的庭院。却有一棵树生长得不是地方,生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一天天长高,眼看就要顶破屋檐,房屋的主人便操起了刀斧。这位庄台上的汉子定是喜爱树木的,对这棵树可能危及房屋的树并未斩干除根,只是剔去树顶的树冠。这棵树也似乎摸准了房屋主人的心思,随即让新生的树干拐了个大弯,绕出屋檐再向空中开枝散叶,将一大片绿荫撒在房前。

“抹角”呢?是实实在在的“抹角”——将一堵墙抹去一角。那堵缺角的墙位于一个巷口,巷子太窄,行人肩上的扁担头很容易碰到凸出的墙角,导致担子两端的粪肥或谷物洒落一地。为方便乡邻,房屋主人将自家的墙角抹去一角。庄台上这户人家主动“抹角”,让人想到阜南以南数百公里外的桐城六尺巷。同在古皖大地,南北文化有异,其精髓却相通:一个让出三尺地,一个让出一方墙角,都是“让”。

看着这块展板,我突然想到,最大的让,还不是庄台人在巷口给邻人让路,是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家当乃至全家人都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作为泄洪区,让渡出来,让给呼啸而来的洪水,以免洪水泛滥祸害更多的人。

走出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庄台上的“拐弯抹角”好像跟这些庄台人八

从卢沟桥踏上寻访白求恩之路

李彦

学者是我的同事。他在美国长大,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为了逃避越战,他于1967年移民加拿大,致力于文化精神领域的研究,担任《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宗教条目的编审。

勃兰特教授是这几位嘉宾中唯一之前到访过中国的人。2012年5月,他曾来山东参加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采访调研了中国各种宗教派别,制作用于海外教学的资料。

约翰·摩尔是队伍中唯一的医疗领域人士。他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韦仕敦大学任研究员。其专业领域是在心脏手术过程中采用图像引导的技术,把新型技术转换到临床医学应用中。

摩尔和同事们的最新发明成果是“模拟心脏”,拟用于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整套设备的商业价值是23000美元。摩尔这次来中国,特意携带了这套设备,捐赠给了北京协和医院。

各种捐赠活动完成后,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在外国人心目中,这处被称为“马可波罗桥”的景点堪称意义非凡,只因当初那位意大利旅行家曾通过这座石桥步入古都,留下了令人神往的描述。

我从史料中了解到,白求恩大夫身处太行山两年,消息闭塞,深感孤独,曾十分渴望能去一趟北京。然而,直到他牺牲,这一愿望都未能实现。

我却驻足不前,留在了桥头,深恐我的足迹会加速岁月留痕的磨损。

极目远眺,我脑中浮现的,是1939年某天,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写给白求恩的一封信。

来广东生活已有20年,每年6、7月份,即使不买荔枝,也会得到朋友的馈赠,一饱口福。

起初,我如囫囵吞枣一样不解其味,后来吃多了,渐渐也能粗浅地品出不同的风味来。

荔枝生岭南,但产区不同。就广东而言,粤西高州等地的白腊、白糖罂、鸡嘴荔等品种,上市较早。接着,我所在的东莞荔枝也开始成熟,如三月红、怀枝、黑叶、桂味和糯米糍等,到夏至后6月底才接近尾声。如果仍未过足荔枝瘾,则可续上纬度更高的妃子笑、挂绿等品种。妃子笑荔枝,不少产于海南,属早熟品种。

岭南人吃荔枝,其实颇多讲究。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在吃的环节,枝头鲜与舌尖甜,缺一不可。若想进一步探究荔枝美味的根源,就得像喝茶人对古树茶的执念一样,对荔枝树追本溯源。

前些天,一位朋友约我去他家吃荔枝。新摘下来的桂味荔枝带着嫩绿的枝叶与露珠,果肉清甜脆美,带有一股桂花的芬芳。当得知院子里的荔枝树由他亲手种植并嫁接,今年首次结下硕果时,我也情不自禁地分享了我的故事。3年前我在故乡种了近10种北方果树,不求吃果实,只在漫长的时间中添些期盼。今年杏树率先结果,母亲摘下来后,把一大碗麦黄杏拍照发给我,这对客居异乡的游子来说,真是一种慰藉。

刺桐城的海,将每个停靠的灵魂,都温柔地推向更辽阔的蔚蓝。

来广东生活已有20年,每年6、7月份,即使不买荔枝,也会得到朋友的馈赠,一饱口福。

起初,我如囫囵吞枣一样不解其味,后来吃多了,渐渐也能粗浅地品出不同的风味来。

荔枝生岭南,但产区不同。就广东而言,粤西高州等地的白腊、白糖罂、鸡嘴荔等品种,上市较早。接着,我所在的东莞荔枝也开始成熟,如三月红、怀枝、黑叶、桂味和糯米糍等,到夏至后6月底才接近尾声。如果仍未过足荔枝瘾,则可续上纬度更高的妃子笑、挂绿等品种。妃子笑荔枝,不少产于海南,属早熟品种。

朋友家里还有一棵冰荔和一棵观音绿,都是稀有品种。今年两棵树上仅有寥寥几枚果,我各采了一颗,细细品味。冰荔皮薄,果肉晶莹,口感嫩滑,有一种独特的脆爽。

另一棵观音绿,原本是自增城移植而来的挂绿,但可能传了好多